

南島語族的長屋傳統與文化振興： 印尼西加里曼丹長屋兩例調查

劉世龍*

摘要

本調查以印尼管轄的婆羅洲西加里曼丹省境內的萬那縣(Landak) 薩哈姆村長屋(Rumah Radakng Saham)與上侯縣巴萊伯倫蓋村(Rumah Adat Nek Bindang, Balai Belungai, Snaggau)內，主要以現居長屋的比達友人達雅族(Bidayuh, Land Dayak)為案例，由於分屬不同達雅族亞群的長屋，居住的空間型態也有所差異。本文長屋的型態分析主要根據學者討論傳統達雅族三種不同的建築形態所得，並觀察周邊環境與人口發展，說明昔日與現今達雅族生活模式的不同。

西加里曼丹省的達雅族長屋稱作Rumah Betang，是可容納數十人共同居住的傳統建築，目前該區仍存10餘座長屋有達雅族人居住。本文調查的兩幢長屋，因達雅族亞族群不同，也賦予該房屋型態名稱上的差異，達雅族長屋雖隨著居住環境大小規模有所不同，卻柱廊架構築高樓地板構造乃是共通性，為此達到防禦外侮侵略的合居模式；同時該族傳統法(Adat)也反映在居住環境中，因此長屋也是村莊管理、社會制度延續的精神場域。另外，在建築的材料取得與在地居民對長屋建造能力、結構支撐荷載安全因素，並保留傳統思想轉換成長屋尺度依據，反映出達雅族人對自然神靈與周圍環境適應的依循。

印尼是多元族群國家，各地傳統民居的型態變化多元，同時也彰顯了不同族群的有形物質文化特色。近年印尼國家發展轉向重視鄉村發展，同時文化部門對印尼各族群傳統文化、語言與祭儀活動傳承的重視，每年透過了公部門對各族群有形與無形文化的獎勵機制，也鼓勵達雅族人維繫以長屋為傳統聚落為中心的社區模式。所調查的兩幢長屋，對於傳統文化的維繫，各有不同的永續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darshana@nmp.gov.tw

概念，也反映這些傳統民居的維護與重建常面臨預算的窘困。常見案例多以結合印尼的文化部門以《文化總體原則》－《復興傳統村落政府援助技術指南》(Revitalisasi Desa Adat memberikan bantuan pemerintah)指導原則，來協助社區的文化認同感，以復振不同族群的文化傳承。

婆羅洲島上擁有眾多達雅族長屋建築型態，近年該族群也積極保存自身的傳統文化場域。但該族群也面臨了傳統與現代多元生活，因應消費衝擊而調整居住的環境型態。以此兩案例，該區域在現代消費可及性近似，卻仍可感受居民對外來文明接受意願的差異，就傳統建築形式而言，雖無法恢復過往長屋在形制的維持與強調建築細部圖騰裝飾，但建築本體強調在居住場域有機性發展與傳統文化連結的重要。另一層面，文化觀光產業與現代消費習慣與日俱增，也驅使在地居民思考如何利用長屋文化特色創造收益，以作為該建築的附加價值。從印尼公民平權主義來說，該國政策仍較重視在平等維繫各族群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互相包容，南島語族的概念並非適合於身分的辨識。

關鍵字：長屋、隔間、比達友人、傳統村落復振

一、背景

婆羅洲島（Borneo）全境由印尼、馬來西亞聯邦及汶萊三國管轄，大部分屬地為印尼管轄，印尼將管轄的土地稱為加里曼丹（Kalimantan），共區分五個省份（圖1）。婆羅洲島上原住民族群眾多，係屬南島語系，但文化語言複雜且存在許多差異，主要以馬來族群與達雅族（Dayak）為大宗，兩大族群人口比例大約各佔一半。就西加里曼丹省的城鄉人口進行比較，多數馬來人政經地位較佳，並多居住於城市；而達雅族多半生活於周邊衛星城鎮與鄉村，多以從事農業為生。族群區域的劃分，可由宗教信仰塑造的地理景觀來辨別。馬來人居住地區，可常見圓錐尖頂的伊斯蘭拜堂建築；反之，以達雅族居多的地區，多為塔樓頂端十字架矗立的基督教與天主教教堂為主。雖然宗教涇渭分明，但各族群間維持和平。

從傳統聚落住宅來看，馬來人與達雅族人的傳統家屋，雖皆是木構樓地板架高的干欄建築，然其建築格局與裝飾語彙卻有明顯差異。本文調查的達雅族長屋，其傳統建築形制隨著地理環境而有些許不同，其共同點在於以構築高聳的柱廊架高樓地板，並形成建立防禦外侮侵略的合作模式。長屋布局有一定傳統法則的規定，長屋不僅是村莊管理、社會組織制度的精神場域，同時也反映著達雅族的慣習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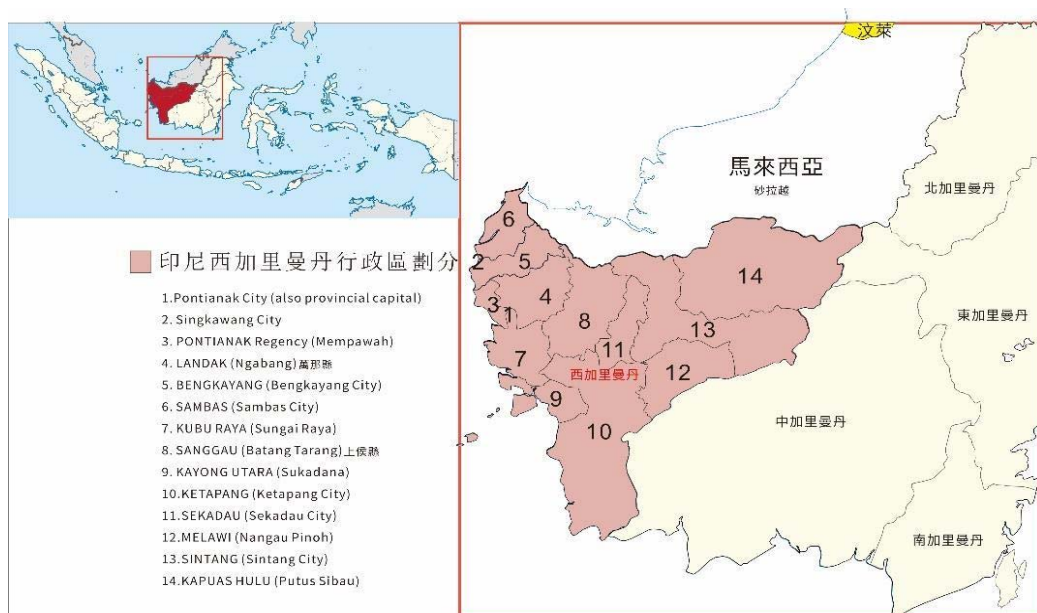


圖1、婆羅洲地圖與西加里曼丹省之攝政區

資料來源：<https://archipelagofastfact.wordpress.com/2012/08/15/west-kalimantan-province/>

作者參考繪製

印尼語稱家屋為rumah，居住在西加里曼丹省的達雅族將長屋稱作Rumah Betang，這是可容納數十人共同居住的傳統建築。依西加里曼丹省現有的統計，約有10餘座長屋屬於達雅族，包含比達友人與周邊近似文化的亞族群(圖2)。本文調查的兩座長屋，由於族群的不同，聚落賦予房屋形態名稱也有差異。本調查主要從傳統建築定義中，探討這兩座長屋的空間形態及其傳統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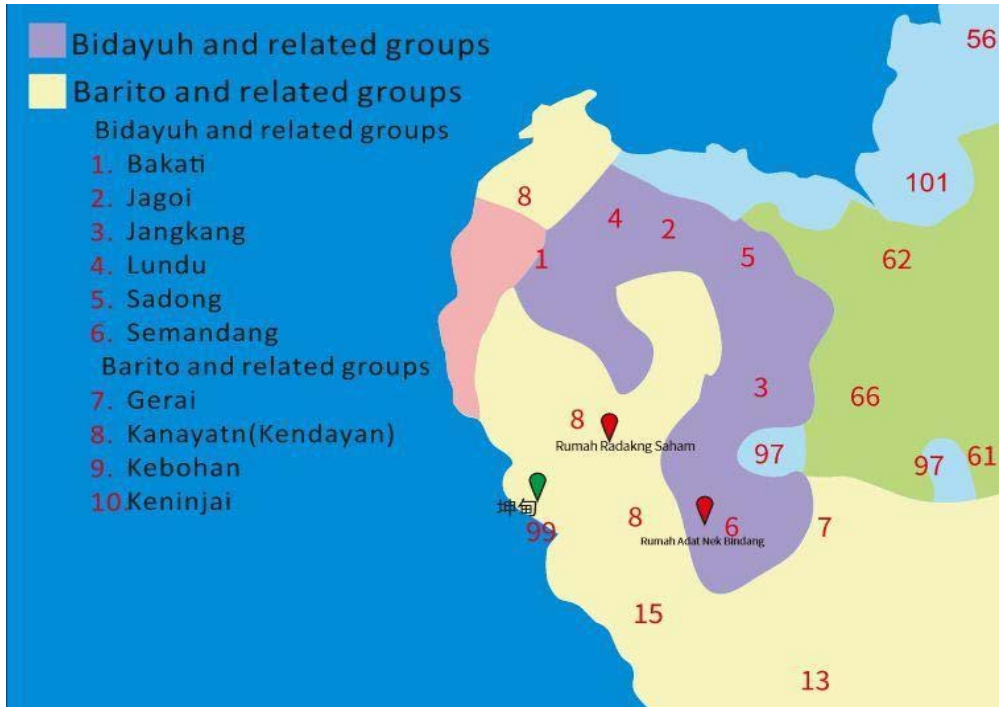


圖2、西加里曼丹省達雅族群分布圖

(參考 Sellato 2012婆羅洲全區族群分布繪製)，紅色點為本調查兩長屋位置

二、研究方法

本調查採用質性方法進行，進行兩座長屋的現地觀察，從長屋建造與材料的可獲得性，並針對在地居民對長屋建造方法的能力、安全因素以及對支撐荷載的結構體系進行理解。同時觀察傳統思想轉化成長屋尺度的根據，以及自然信念作為達雅人與周圍環境相適應的基本準則。

我們透過現地採集與田野場域攝影與錄影方式進行資料紀錄，將兩處長屋照片的後設資料，透過GPS回饋到Google的經緯度定位，以確定場域的正確位置。同時透過以往學者對於西加里曼丹的族群地理分布圖，比對兩長屋的經緯定位，確定兩長屋的所屬族群。就比對資料來說，雖同為比達友人，但在不同部落，因

與其他族群通婚，文化傳統仍有些不同。另一方面，在聚落建築中，理解傳統文化脈絡影響空間意象。根據過往歷史調查中理解長屋雖曾歷經因政治迫害下，長屋建築的人口流失與建築荒廢。但近年重新理解印尼為多族群文化的國家，透過重視傳統聚落的發展，讓在地族群以有形與無形化遺產維繫與再造為傲，延續長屋建築與達雅傳統知識的復振的重要。

三、現地調查

(一)、萬那縣

1. 薩哈姆村Rumah Radakng Saham長屋交通與建築規模

位於萬那縣(Landak Regency)Pahauman首府區的Rumah Radakng長屋(0.240716N, 109. 681199E)(圖3)，是座落於Sengah Temilah的薩哈姆Saham村。這個村莊人口大多為Dayak Kanayatn族，長屋也是縣內唯一仍有人居住的達雅族長屋(Dintata 2014:40)。根據縣政府的人口普查記錄，薩哈姆(Saham)村2012年的人口數為3463人(1726名男性，1737名女性)，村民多數是天主教徒，信徒人數為2778人，其餘則為基督教徒。Rumah Radakng長屋(Rumah Dusun Saham)，可由Pahauman-Saham 公路向西往坤甸主要道路轉Saham村交叉路左轉進入，大約4公里處，沿途建物多為獨棟民宅與天主教堂(圖4)。在駛往村落右側路旁約100公尺有一處達雅族的二次葬墓群，但該墓群已不見傳統的繁複華麗的墓葬木雕裝飾(圖5)，趨於簡單樸素的功能取向。進入部落前，可見達雅族的犀鳥雕刻木柱矗立於村莊入口。抵達後，可見與主要道路平行的一幢長達186米的長屋，以當地著名鐵木為立柱，用以構築離地面約2~3米不等的高架長屋建築的支撐。

長屋深度約15米(包含露臺)，每個房屋單元歷經百年的陸續擴建，共計有34個房屋單元隔間(Bilik)(圖6)。長屋正面構築成一座距地面約3米挑高，長約183米、寬約4米貫連而成的壯觀露台(Pante)，提供居民日常活動的場所，並於農收期間，進行各種農作物晾曬，也是該村莊慶典活動舉辦場所。在一望無際的露台，由地面連接到長屋露臺的木製樓梯(Tangga)(圖7)，因應房屋單元各有相同數量的單一樓梯連接至長屋露台，提供每單元能獨立進出。因為在傳統觀念中，當長屋內的家族成員遇有喪事時，該單元家族希望不被其他住戶打擾，能單獨使用自家空間單元的垂直動線，因此樓梯的數量與每個單元的房屋數量是相同的。



圖3、萬那縣Saham村長屋衛星鳥瞰與聚落配置說明



圖4、位於村子路旁的天主教堂



圖5、達雅族傳統墓葬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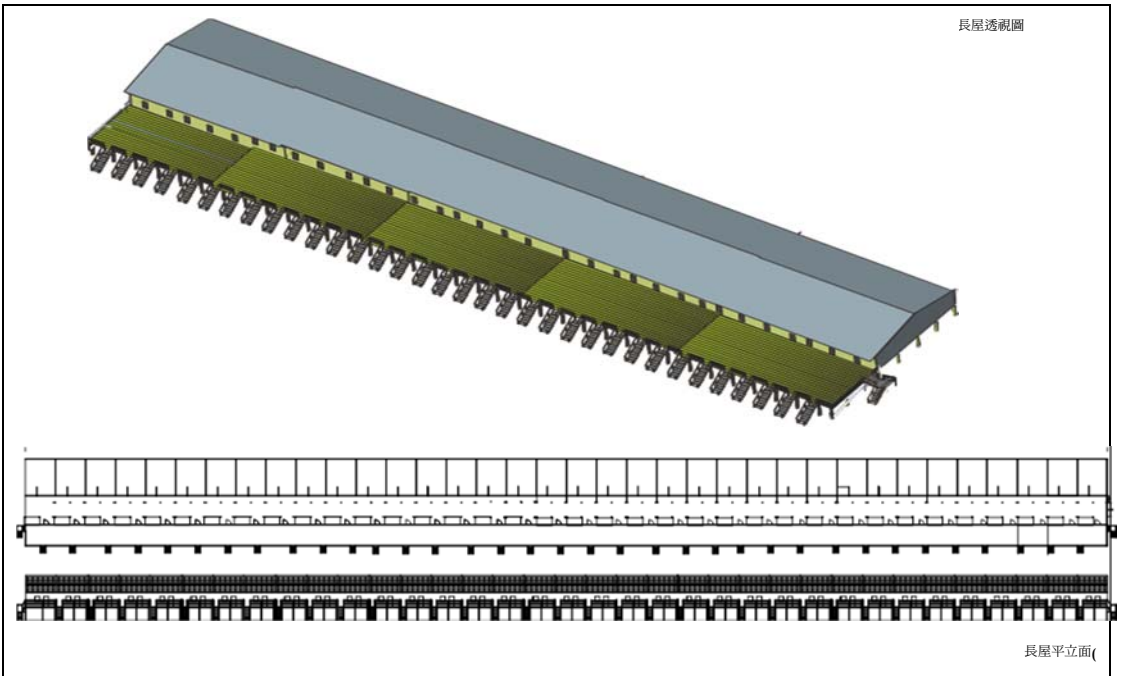


圖6、長屋鳥瞰透視與平面圖

從結構來看，在薩哈姆長屋的建築構築，戶外露台(Pante)的木架構地板與房屋內部木構地板結構是分開的，內外樓板有將近15公分的高低段差。露台的結構是與房屋本體分開獨立的支撐，以避免地震時過大跨距的拉扯破壞主屋的結構。內部空間各單元深度約為4米乘以8米的平面，從門進入主要的公共空間單位尺寸約為4米*4.5米稱為薩米 (Sami或Serambi)的公共區域，在入口門旁大約1.8米乘以4米與一個以作為結構柱的四根柱，此地板面上方支撐長約2米見方，高約80公分的方形桌(或納涼用的床) (pene 或Bale-bale)，提供聚落交流的重要場所。鄰居間的交流多以鋪上蓆子後席地而坐，如果長屋各住家單位的主人往外來訪客住宿招待，方亭也會變成一張床使用，提供簡單的就寢休憩的環境，成為居民日常生活互動頻繁的區域(圖8)。在室內隔間後方為一般住戶平均為4x4.5米的私人空間領域，包含所謂的臥室 (Jobong) 及餐廳與廚房 (Jungkar)，屬於長屋各家庭私人使用。每戶皆有門牌與成員姓名。依據 Johansen在 2014 的調查，一般來說，薩哈姆長屋內部多為臥室與起居空間，但因應所需內部格局不一、居住人數多寡，臥室有著不同的配置，部分也有連接到後廊道。本次調查也觀察到相同的狀況 (參見圖9)。



圖7、側邊連接長屋的木製樓梯



圖8、住戶前的方形桌

這幢長屋共有35座樓梯，由於房屋地面並非水平，在北端的樓梯台階為13階，到了南端的樓梯卻只有7階，但細數所有樓梯都是奇數台階數，不設置成偶數階，應與達雅族傳統知識有關。在早期各部落對於空間尺度並無統一的度量衡單位，長屋尺度的建立，大多來自於人體的尺寸，譬如進入房屋前門（Talobong），門的大小尺寸主要根據女性身體伸展的尺度而定，以成年婦女的坐姿向後傾斜、腿部伸展的尺寸做為門的寬度。同時，以成年婦女站立雙手向上舉的高度做為門的高度，門的高度大約為1.8米x0.8米。窗戶開口是以女性兩手手肘趴在窗下緣的寬度為開孔寬度，約為1米x0.8米（Surowiyono 1982）。利用傳統人體工學的尺寸掌握，建立了房屋尺度基準。

長屋為木構建築，在廚房規劃需非常謹慎使用明火，曾有案例因用火不慎而燒毀大部分的建築。因此一般長屋的後面，會設置名為Dapur的公共廚房，與長屋的建築分開(圖10)。該社區廚房是眾多家庭共用的場所，並沿著長屋向外擴張，形成平行的廚房建築空間，這是因應長屋的居住空間不足而衍生的空間擴建。對達雅族群來說，基本的烹調習慣仍沿用三石灶的傳統烹調習慣，但罐裝瓦斯的便利，也漸漸改變居民的生活型態。許多家庭會利用瓦斯爐進行烹煮，以降低火災的危險性。

在生活飲用水方面，河流對長屋居民來說非常重要。達雅族的傳統長屋建築都沿著河流周邊構築。這幢長屋北方是Semahukng山，村民利用山上流至帕納河的大量河水，滿足社區農業與生活用水的需求。在村落東外側，村民將水源儲藏淨化後成為清潔身體的最佳戶外澡堂。由於在長屋室內的飲用水質不佳，戶外河流水質清澈，河流對於當地居民日常來說極其重要(圖11)。



圖9 每個單元住戶內的起居空間



圖10、婦女於Dapur做飯



圖11、戶外公共澡堂



圖12、村落慶典演奏與表演

2. 薩哈姆村長屋與周邊個體住戶的社群關係

就村落的整體發展而言，居住於長屋的居民在生活品質與收入上相較於村落整體並不算高，根據2014年Saham村的人口統計，全村共有814個家庭、3,551人（男性1,825和女性1,726），居住於長屋的僅200人。沿著長屋正面道路，有獨幢的住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村民所興建。長屋住戶與社區其他成員仍共同維繫傳統習俗，為社區共同利益保持合作共榮。基於傳統法的平等本質，村莊內仍有維繫傳統法的耆老，維繫傳統知識和技能並通過口語傳承給後代¹。這幢長屋的歷史悠久，當地政府的計畫性扶持下，具備達雅族聚落文化對外行銷交流的體驗功能，常將參訪者導入本村落，透過村民各司其職的舞蹈表演或傳統樂器演奏（圖12），展現在地文化的特色。近年媒體大量行銷本地觀光特色，吸引許多觀光客來訪，也促進村中在地經濟的發展。

（二）上侯縣

1. Belsungai Dalam村Nek Betang長屋交通與建築規模

本案另一幢獨特的長屋位於上侯縣的卡普阿斯河(Sungai Kapuas)的支流旁，位於西加里曼丹省國道(Jalan Trans Kalimantan)，由北向南經過戴燕大橋(Jembatan Tayan Bridge)後，再前行約8公里左轉進入座落於上侯縣（Sanggau Regency）的Toba地區，一個稱為Belsungai Dalam的小村莊立於眼前。在前往村莊途中，可見一處十字架墓園。抵達該長屋入口前，可見當地達雅族人信仰中心的Nek Betang教堂（圖13）。由於通往該長屋的路徑狹小，只能以機車或步行進入。在入口前有一明顯的指標（圖14），在當地社區簡稱為Rumah Adat Nek Bindang(-0.137050, 110.125082)，步行約514公尺便可到一座特殊屋頂形式的長屋聚落。

¹ Betang Sahamp:eksistensi budaya dayak kanayatn kalimantan barat(2018年2月27日)。本影片介紹在萬那縣薩哈姆的這幢長屋，仍有居民居住及保有完整的社會和文化。由於周邊的發展，社會、經濟和技術開始受影響，發生了許多變化。在變革的挑戰中，Rumah Betang Sahamp 至今仍是 Dayak Kanayatn 文化存在的象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8DXYi5eltI&t=113s>(瀏覽日期2021年1月10日)



圖13 上侯縣Nek Betang 村內教堂



圖14 進入長屋的指標

這座被稱為Nek Bindang長屋，長32m寬18m，容納了9個家庭單元(圖15)。建築規模屬中小型的木構建築，整體木架構將起居房與類似集會的平台，劃分成三個段差高低結構，以屋脊下方為一條廊道連結房屋前後兩側空間，是本建築樓層最低的水平面。通直廊道兩側是唯一通往地面的木製樓梯—這兩座入口木梯是屬於活動型，可隨時收起，以抵禦外來大型動物與宵小的入侵。我們從主要入口進入入口廊道，這裡有著達雅族的祖先雕刻與盾牌，主要在提供生活在長屋中的人們能受到上帝保護。居民多屬於Dayak Desa部落。根據長老所述，他們很早以前是來自滿者伯夷(Majapahit)王國的移民，居住在Nek Bindang地區，後來因與當地達雅族人聯姻而形成達雅族的支系²。

根據紀錄，原長屋於1963年建造，倒塌後，雖依原空間形式重建，並根據人數進行調整，但特殊的屋頂造型與空間格局(Zain 2020)，與達雅族其他部落的長屋有著極大的差異。這幢長屋頂最高約8公尺，將近整體建物的一半高度被屋頂覆蓋。屋頂形式採用歇山形式，在屋頂正脊兩端處擴增單一垂脊，將屋頂構築成四坡面。屋頂的覆蓋材料以林投葉為主，形成厚重的量體，兩側坡面利用二樓立面倚靠欄杆外側斜撐與地面各三隻斜撐，撐起兩側的弧形坡面(圖16)。

整體主要樑柱結構大多數利用天然植物纖維，如當地人稱作Akar malam的藤蔓製成的繩索綁紮(Zain 2020)，並利用橫剖面較寬的立柱加強結構的穩定性。換言之，為加強結構強度 增加樑柱的數量，並增大樑柱橫向剖面的面積，以形成良好的結構柱。另一方面，由於高聳的屋頂內部有良好的儲物空間，因此透空樑柱上方可架設木板形成夾層空間，利用活動樓梯倚靠柱旁攀爬而上。在空間的使用上，由屋頂正脊垂直而下，形成一道木構牆。位於公共空間這一區的牆面有著Dayak

² Rumah Betang Nek Bindang Desa Balai Belungai Kec. Toba-Sanggau(2020年10月19日)。這部影片是一名Youtuber紀錄上侯縣這座長屋的內外建築特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0nuQSazxg>(瀏覽日期2021年6月8日)

Desa族的藤蔓彩繪，明顯區隔了家庭生活區（參見圖17）與公共集會廳。在集會廳區域有兩個約50公分高低差的地板層。根據筆者的現場觀察，這兩者空間的使用模式似乎有著明顯的性別區隔。通常來說，較低的平面區是兩性皆可使用的區域，但較高的地板層似乎是男性專屬的空間，甚少有女性上去使用。依當地長者說明，位於室內家庭使用的空間，是以經過傳統婚姻結合的男女為主，如果未依傳統婚姻結合的適婚男女，只能於集會廳就寢，以維繫傳統禮節。此外，由於長屋的開窗甚少，這座長屋並無大型露台設計，僅在房屋左側有陽台空間。在設計上，這幢長屋無論在地板或對外牆面，皆採用透光可通風的隔柵木條，以引進陽光並進行通風，營造合宜的居住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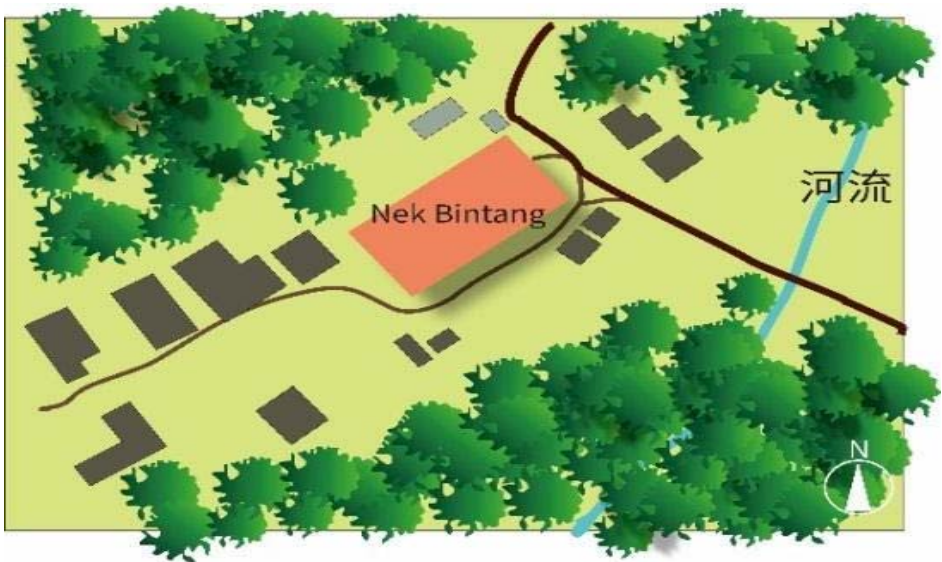


圖15 Nek Bintang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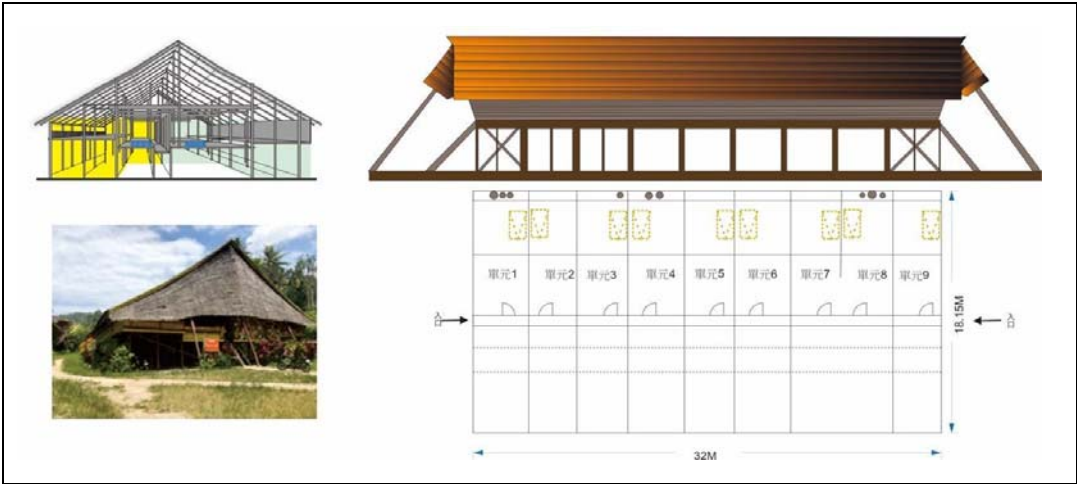


圖16 長屋外觀與架構圖



圖17 藤蔓彩繪的隔間牆

2. Belsungai Dalam 村 Nek Betang 長屋住戶的社群關係：

本座長屋的後方空間可容納九個家庭單元共處一室，無論廚房、起居或臥室空間並無任何區隔。在牆後規劃出一個廚房空間，上方置放廚房用品，或一些慶典儀式使用的物品(如銅鑼)，下方以石頭堆砌的三石灶做為生火模式(圖18)，兩個家庭共聚使用三石灶。不過，現今一般瓦斯廚具成為婦女便利烹飪的模式(圖19)。這整座高架屋的地板是以約10公分寬的木條地板釘製(圖20)，雖然通風便利卻也可能滋生蟲害。在通透的臥室地板，各家庭會以編製的草蓆作為防蚊蠅的床墊，同時也懸掛蚊帳。每戶在屋後方有設70公分寬的置物空間，部分居民會陳列一些傳家寶或較為貴重的物件，現場所見多數置放傳統法(Adat)中極為重要的陶甕等傳家物品(圖21)。若與多數長屋進行比較，這幢共同居住在大空間的建築是特殊的生活模式。根據文獻紀錄，這幢長屋的合法家庭組成成員，是居住在後方私人空間的四個家庭(Zain2020)，因此人口較稀少。長屋周圍獨幢住屋較少，且與村落連接道路較遠，為維護長屋居民的安全，必須採取互助合作的生活模式。在長屋周遭的居住環境中，僅散落幾戶獨居房屋，社區整體環境似乎較為封閉。



圖18 三石灶



圖19 現代爐具



圖20 透光通風的格柵地板



圖21 位於臥室後方貯放重要物

四 分析與討論

(一)、兩案例建築物理環境與族群傳統思維

若我們將這兩個二案例進行比較，首先發現這兩座建築規模與型態不同的達雅族長屋，在稱法上就有所不同。萬那縣將此幢大跨距的長屋稱作Rumah Radakng，但在上侯縣卻將長屋稱為Betang Panjang。這兩者間的差異性，以長屋正面規模來看，萬那縣的Rumah Radkang在私人空間的單元是有相連隔間(Bilik)或核心房(Johansen2014)，並可依居民人數的多寡，進行空間的擴建。然而，上侯縣的Betang Panjang沒有相連隔間，因而無法向兩側擴充居住單元(Zain 2020)，這是兩幢長屋在建築上最大的差異。由於不同環境中，達雅族長屋構築會隨著聚落發展而調整，其建築結構的邏輯也隨著周邊環境、可取得材料資源以及聚落人

力的多寡等因素來調整房屋的構築方式。同時，兩長屋皆利用有隙縫的柵欄牆壁或是類似透明牆壁的露台構築成公共空間，這些開放空間的位置會設在接近河流或森林之處，皆呈現達雅族對自然環境的尊重思維。

從達雅族的傳統法則來看，兩幢長屋在物理環境的考量，在整體聚落的方位配置上，係遵循太陽運轉的方位。按達雅族的思維，東方是生命的象徵，而西方是死亡的象徵。達雅族的長屋正面必定面對冉冉升起的太陽，屋背朝著夕陽。同時，長屋的座向忌諱採南北向，以避免居民遭受疾病或不幸的影響。此外，長屋大多面向河流，平行於河流或沿河流方向延伸，原因在於河流為達雅人社會文化和經濟體系的命脈，為他們提供了多種功能，包括交通運輸，訊息連絡和漁獲的來源，也是日常生活沐浴和洗滌的地方（Affrilyno 2010）。本文所調查的這兩幢長屋，也都採取東西向，皆有河流流經屋前。對長屋居民而言，依循傳統法則的建築環境是影響身心財富健康的最大考量。另外，對於在建築物旁邊建造房間的新居民或新家庭而言，沿河流方向構築長屋，則可保留未來長屋的增建可能性（Hafiid 2015）。

（二）、長屋建築的構造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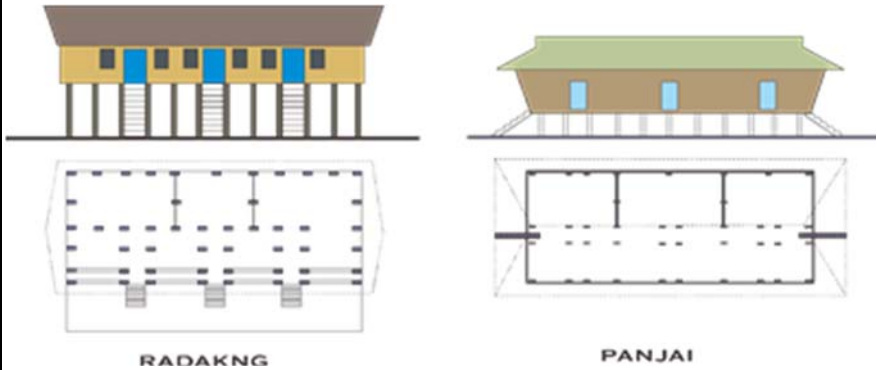
本文所調查的這二幢長屋，除了在外觀上呈現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的理解，其內部建築結構也彰顯兩種不同的構築思維。在萬那縣薩哈姆村的長屋Rumah Radakng，為保留未來增建建築的構造強度，樑柱的結合多使用榫接接合的技法，讓這類大跨距的建築可透過榫接合，加強結構強度，另以斜支撐連接穩固結構物。同時每住宅單元，有許多輕量大面積的隔間牆面，以穩固樑柱、減少地震時產生位移的風險。由於萬那縣長屋屬於中型靜載重量的木製房屋³，經過數十年的擴建，透過榫接方式擴充房屋間數，以保持建築結構的強度。同時，適度將結構體分成露台與長屋本體的結構設計，也減少長跨距建築強度減低的風險。

位於上侯縣的長屋Betang Panjang，由於長屋內的居民不多，建築樑柱的結合，大多使用輕巧快速的籐索繫捆系統，使用較為輕巧的木頭，透過籐索綁紮使得木構系統快速結合以節省人力。與其他長屋比較，Betang Panjang的建築尺度與高度相對較低但易於施作，使用的木桁架系統也較其他長屋更輕量化。此外屋頂利用林投葉做為覆蓋材料，使屋頂載重來得更為輕巧，樑柱必須承受的負載也較小。因為結構樑柱橫斷面較小，為了降低樑柱靜態載重的支撐，因此使用柵欄鏤空的

³ 靜載重(dead loading)是建築學上對建物的承重的概念，靜載重乃是針對建築物的樓地板與結構上的總重概念。另一對比建築語稱為活載重(live loading)，說明建築空間內加入額外的移動型家具、器械以及人活動的總量。這裡在比較兩幢長屋時也會針對建築物建構規模以及總人數使用的概念去區分長屋的建構大小。

木條架構減輕重量，這樣的作法亦可增加通風與採光。這種利用輕巧材料和為數不多的熟練工人的建築方式是當地達雅族人在應對Panjang長屋建築技術的智慧。

表1 二長屋(Rumah Betang)資料比較

地點	萬那縣Landak Regency	上侯縣Sanggau Regency
村莊名	薩哈姆村Saham Village	Toba區 Alai Belungai村
族群	Dayak Kanayatn	Dayak Desa
長屋名稱 經緯度	Rumah Betang Desa Saham 0°14'26.6"N 109°40'52.3"E	Nek Bintang 0°08'14.1"S 110°07'29.8"E
房屋座向	長屋正面朝東略偏北	長屋正面朝東南向
長屋型態	Radakng 類似集合型住宅	Panjang 家屋
建築結構	干欄建築，榫卯結構，樑柱用釘子結合，屋間可擴建，每單元住宅都有隔間。	干欄建築，穿斗結構，主要樑柱用藤繩綁紮結合，單一屋間無法擴建，在單元居住環境，沒有隔間
		

(三)、振興傳統村落計畫對達雅族長屋文化的延續

印尼是多元族群國家，各地傳統民居的型態變化多元，這些民居也彰顯不同族群的有形文化及物質文化的特色。然而，許多傳統民居的維護與重建，聚落村民常面臨經費有限的窘境，必須透過公部門的經費補助。另一方面，各族群對自身傳統文化的保護，必須先凝聚社區內民眾對文化傳承的永續自覺的態度與行動，才有可能透過印尼的文化部門以《文化總體原則》－《復興傳統村落政府援助技術指南》(Revitalisasi Desa Adat memberikan bantuan pemerintah)指導原則，根據經費申請來源與傳統技藝的永續學習來協助社區的文化認同感，以此復振不同

族群的文化並進行傳承。

本文案例一位於萬那縣的這幢百年長屋Rumah Radkang乃是萬那縣唯一仍有人居住的長屋，同時因獲得地方政府在觀光旅遊上的支持，致使該長屋的對外知名度較高。此外，本地居民在經濟條件似乎較佳，對自身的傳統文化認同感高，易於凝聚社區向心力。另一案例位於上侯縣的長屋Nek Bintang。由於居住模式較不相同，內室採共居模式，因此住戶間的共同合作與約束力較為緊密，在2016年曾獲得RDA資助⁴重新進行長屋建築的整理(圖22)。在筆者2019年訪問調查時，雖已過3年，其建築狀況仍維持良好。由於觀光效益並不如第一例長屋顯著，因此較不具知名度，顯得較為冷清。然其獨一無二的建築結構特色，相對第一案例似乎更有研究的價值。由此可知，達雅族的長屋雖都有豐富的歷史脈絡，但在傳統文化受到現代文明的衝擊下，維繫傳統的長屋建築，因著經濟與社會生產模式變遷的情況下，皆有日漸式微的危機。



圖22、Nek Bintang 2016獲得RDA補助整建長屋後慶祝儀式

五、結論

婆羅洲島上這些眾多不同形式的達雅族長屋建築，透過世居於此的達雅族人

⁴ Peresmian Rumah Adat Betang Panjang Nek Bindang “Domong Sembilan Raja sepuluh(2016年2月3日)。印尼文化部網站所發布有關上侯縣的Nek Bindang長屋在經過RDA補助修繕長屋後落成典禮的報導。

<https://kebudayaan.kemdikbud.go.id/ditkma/peresmian-desadadat-nek-bindang/> (瀏覽日期2020年12月5日)

持續維繫著自身的傳統文化。我們理當重新省思不同南島族群面臨傳統文化的式微與自然環境的破壞中，都必須因應對策、調整居住的環境型態。在本文中的這兩個案例中，可以見到，雖然其現代商業消費可及性都差不多，卻可感受居民對外來文化的接受意願有明顯不同。就傳統建築形式而言，雖無法恢復過往長屋在形制的維持與強調建築細部裝飾性圖騰，但基本而言，長屋內的居民對居住場域的有機性發展並適度與傳統文化的連結都相當重視。另一方面，文化觀光產業與現代消費習慣與日俱增，再再驅使在地居民思考著如何利用在地長屋文化來創造收益，以作為長屋建築在當代的附加價值。以印尼做為一個國家整體來看，強調多元族群的特色，尊重各族群的信仰自由⁵。而所謂南島語族的概念，對印尼政府來說，並不刻意需要彰顯族群的特色。相較之下，如何平等維繫各族群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似乎是印尼國家政策中較為重視的一環。

⁵ 對達雅克族來說，身分的認同似乎不太建立在原住民的概念中，因為在兩個長屋來看，這些居民多數為天主教或基督教徒為主，印尼政府在身分認同也多以國家所認定的宗教信仰為區分，因此在身分的認同中，不太有原住民的身分意涵，也更沒有南島語族的概念。

參考文獻

Dinata,Arda

2014 Gurendra Putro.Rumah Sehat Jubata, Radakng / Arda Dinata.. Gurendro Putro.

Affrilyno, Affrilyno

2010 《Rumah Panjang: Nilai Edukasi Dan Sosial Dalam Sebuah Bangunan Vernakular Suku Dayak Di Kalimantan Barat》,Tugas Jurnal Arsitektur Vernakular I Rumah PanjangI , P1-12

Sellato,Bernard

2012 Plaited Arts from the Borneo Rainforest (NIAS Studies in Asian Topics Series): Nias press

Hafiid,Muammar Ardli

2015 PERUBAHAN RUANG PADA BANGUNAN RUMAH PANJAE SUKU DAYAK IBAN KALIMANTAN BARAT, Jurnal RUAS, Volume 13 No 2, ISSN 1693- 3702

Johansen, Poltak.

2014 Arsitektur Rumah Betang (Radakng) Kampung Sahapm.. Patanjala Vol. 6 No. 3: P461-474

Zain,Zairin

2020 The intangi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indigenous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West Kalimantan, ITU A|Z.Vol 17 No 1: 25-36

網路資料：

1. Betang Sahamp:eksistensi budaya dayak kanayatn kalimantan barat(2018年2月27日)。本影片介紹在萬那縣薩哈姆的這幢長屋，仍有居民居住及保有完整的社會和文化。由於周邊的發展，社會、經濟和技術開始受影響，發生了許多變化。在變革的挑戰中，Rumah Betang Sahamp 至今仍是 Dayak Kanayatn 文化存在的象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8DXYi5eltI&t=113s>(瀏覽日期2021年1月10日)
2. Peresmian Rumah Adat Betang Panjang Nek Bindang “Domong Sembilan Raja sepuluh(2016年2月3日)。印尼文化部網站所發布有關上侯縣的Nek Bindang長屋在經過RDA補助修繕長屋後落成典禮的報導。
<https://kebudayaan.kemdikbud.go.id/ditkma/peresmian-desadadat-nek-bindang/> (瀏覽日期2020年12月5日)
3. Rumah Betang Nek Bindang Desa Balai Belungai Kec. Toba-Sanggau(2020年10月19日)。這部影片是一名Youtuber紀錄上侯縣這座長屋的內外建築特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0nuQSazxg>(瀏覽日期2021年6月8日)

附錄

萬那縣長屋與上侯縣長屋村落人口資料調查

	Sumber Data	資料來源2020年6月30日	
村名	村莊	BARATENGAH TEMILA	BALAI BELUNGAI
位置	地區	LANDAK	TOBA
人口概述	總人口	65163	2435
村落戶數	戶數	17568	719
村莊面積	面積（平方千米）	745.34	126.000
人口密度	密度	87	19.33
外來人口	移民	509	11
宗教	伊斯蘭教	46652	1821
宗教	基督教	5206	294
宗教	天主教徒	18275	801
宗教	印度教	41257	1321
宗教	儒	423	19
宗教	信仰全能的上帝	2	0
性別	男子	34212	1303
性別	女性	30951	1132
婚姻狀況	單身的	33175	1159
婚姻狀況	結婚	29771	1189
婚姻狀況	離婚了	290	8
婚姻狀況	離婚死亡	1927	79
年齡階層	年齡0-4歲	4515	137
年齡階層	5-9歲	5855	203
年齡階層	年齡10-14歲	5689	177
年齡階層	年齡15-19歲	646	250
年齡階層	年齡20-24歲	6254	255
年齡階層	年齡25-29歲	5625	208
年齡階層	30-34歲	5857	213
年齡階層	年齡35-39歲	5319	220
年齡階層	年齡40-44歲	4687	201
年齡階層	年齡45-49歲	376	150
年齡階層	年齡50-54歲	3201	125
年齡階層	年齡55-59歲	2485	107

	Sumber Data	資料來源2020年6月30日	
年齡階層	年齡60-64歲	2219	85
年齡階層	年齡65-69歲	1445	43
年齡階層	年齡70-74歲	968	30
年齡階層	年齡75歲以上	824	31
學齡	學齡3-4歲	2214	70
學齡	學齡5歲	1121	38
學齡	入學年齡6-11歲	7088	238
學齡	入學年齡12-14歲	3335	104
學齡	入學年齡15-17歲	386	141
學齡	入學年齡18-22歲	6459	277
教育程度	沒有/尚未上學	18034	767
教育程度	尚未畢業	8553	670
教育程度	小學畢業	14947	520
教育程度	初中	1061	242
教育程度	中學	10765	205
教育程度	D1和D2	389	8
教育程度	S1	129	17
教育程度	S2	37	0
教育程度	S3	0	0
工作現狀	無業	20029	638
工作現狀	公務員	1116	16
工作現狀	教育工作者	165	3
工作現狀	企業家	4685	177
工作現狀	農牧業	14126	656
工作現狀	漁民	7	
工作現狀	宗教工作者	68	2
工作現狀	學生	10893	361
工作現狀	醫務工作	56	3
工作現狀	退休的	115	579
http://data.kalbarprov.go.id/dataset/data-kependudukan-desa-balai-belungai-kecamatan-toba-kabupaten-sanggau-30-juni-2020			

Longhouse Tradi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of Austronesian Families: A case survey of two longhouses in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Shih-lung Liu*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cases of Bidayuh, Land Dayak of Rumah Radakng Saham in Bandak and Rumah Adat Nek Bindang, Balai Belungai, Snaggau in Sanggau Regency,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adopting settlements in the long houses, at which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iving differs due to their affiliations with different Dayak subgroups. The longhouse analysis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scholars' discussion of the three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forms of the traditional Dayak along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Dayak living patterns.

The Dayak longhouse in West Kalimantan, called Rumah Betang, is a traditional building that can accommodate dozens of people in common. The two longhouse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have been given different names due to their origins of different Dayak subgroups. Although the size and scale of Dayak longhouses vary with the living environment, they share the common features of colonnade structure and the floor structure for the co-habitation mode for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meanwhile, longhouses are the spiritual premise for continuing village management and social systems as the local customary law (Ada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materials for construction, the local residents' ability to build a longhouse, the safety factor of structural support and load,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thinking into the scale of longhouses reflect the Dayak people's adherence to the nature spirits and the adapt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donesia has a wide variety of traditional dwelling forms showcasing the tangible and materi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 Assistant Researcher, Division of Exhibition & Education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darshana@nmp.gov.tw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recent years, Indonesia's national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to emphasizing rural development, whilst the nation's Ministry of Culture ha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anguage, and rituals and ceremonie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Indonesia. The two longhouses surveyed each have a different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with regar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flect the budgetary constraints often faced in the mainten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se traditional dwellings. Most common cases are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Indonesian Culture Department's "General Principles of Culture" - "Revitalisasi Desa Adat memberikan bantuan pemerintah"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for facilitating commu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vit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island of Borneo is home to a large number of Dayak longhouse architectures, and the tribe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ctively preserving its traditional cultural sites. However, the community is also faced with a diversity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life, and has adjusted its living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consumerism. In these two cases, the accessibility of modern consumption in the area is similar, but the difference in the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accept foreign civilization may still be perceived.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forms, although restoration of the long houses form in the past and emphasizes on the architectural details of totem decoration may not be revitalized, the architectur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c development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ections in the residential area.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modern consumption habits have also urged local residents to generate profits utilizing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nghouses for the added value of such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Indonesian citizenship egalitarianism, the country's policy still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maintai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tual tolera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on an equal footing, leaving Austronesian concept non suitable for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Rumah Betang, Bilik, Bidayuh, Land Dayak, Revitalisasi Desa Adat